

短篇小說三篇

短篇小說三篇

欽文作

自序

這三篇小說在我的作品中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只都是最近所作的，特在這裏集成一小冊，除貪一時的方便是毫沒有什麼別的意思的。

目下愛看小說的人有一大部分還是拘拘於事實，現在就將關於我的作品的事實約略的說幾句，聊作序言：在我的作品中的許多事實似乎都不大自然，這大概

是我歷世未久，處境狹小而又不善觀察的緣故，可是也有其他的原因，就是我對於很自然的事實，比較的不容易感到興趣；而其中也有好些事情，在我的一方看來却覺得是很自然的，這也許是各人所處的環境不同的緣故罷。

在我，素來是這樣的，無論讀書，看報，聽人談天，以及做夢和幻想，總是只把其中的情形的大概記住，却把來由忘掉了。

雖然是取材於夢境和幻想，但是基本觀念總由於見

聞所及的，而我常苦於忘記了事實的來源，所以往往有人以爲我是有意對渠發言，但我自己却毫沒有覺得；——這並非想人曲諒，只是趁便說明罷了。

十四年四月十日，欽文。

目次

吃鍋貼.....	一
美妻.....	一九
與未識者.....	五一

吃鍋貼

連勝一手推開大書着深紅色的清真二字的玻璃門，舉目打量了一下，覺得室內的情形和他正想找尋的還對，就跨進門檻，向裏走去。

「一位——」

一個猛烈的聲音在連勝的後面報告起來，隨即他的前面也就有一個聲音應和的喊道：

「區。」

這聲音也很猛烈，似乎帶有一種歡迎的意思。發這聲音的是一個矮而肥胖的方盤臉，不知道是因為他的臉盤特別大的緣故，還是因為他的五官特別小的緣故，向他看去，覺得眉目口鼻排列在他的臉上好像淡墨山水的只有隱隱約約的幾筆，而更覺小而平的嘴巴，似乎正嵌在臉盤的中間。他本向着裏正在整理盃碟，喊着旋轉身來，似乎預備招待什麼的樣子，可是他看見了連勝，只向他看了一眼，當即旋回身子，好像是失了望的，重行

做起他的事情來了。

連勝在一張紫紅色漆的桌子旁坐下，那矮胖子仍然願自做他的事。

「喂」，連勝憑空的說，「夥計！」

「就來，就來，」矮胖子說着旋轉臉來，却也就旋回臉去，繼續整理他的盤碟了。

「喝酒不喝？」

連勝催促的叫了三次夥計以後，矮胖子才懶懶的走到他的面前這樣問道。

「不喝，」連勝說，「今天不喝酒。」

「吃什麼？」

「什麼可以快點得？」

「鍋貼罷？」

「好。」

「要多少？」

「三十個，——先來一盤稀飯，白糖也要。」

「不要別的麼？」

「別的停一忽再說罷。」

矮胖子在連勝的身上看着笑了笑，隨即向外走着高聲的唱道：

「鍋貼三十，一盤粥！」

「兩位——」

也是猛烈的，門口的一邊又發生這樣的聲音，矮胖子也就「嘔！」的應和的喊道。

進來的是兩個少年，都穿着長袍和馬褂。他們的鼻樑上都架着一副眼鏡，不過一個是金絲邊的腰圓形的玻璃片的，另一個是闊玳瑁邊的圓玻璃片的。矮胖子看見

了他們連忙把他的上半身俯下去，緩緩的仰起來，又很慢的俯下去，隨即現着笑容向他們說，「來了，裏面坐，請裏面！」

同時，那坐在酒瓶櫃下的掌櫃，他也是個胖子，不過眉毛長而濃黑，嘴巴也很闊大，也站將起來，連聲的向那少年們說，「來了，來了！」

在鼻樑上都架着眼鏡的少年人對坐着的桌面上擺滿了紅紅綠綠的鹹菜，碟子，酒壺和酒杯等等以後，連勝的面前也擺上了一副筷子和碟子，一盤小方塊的醬蘿葡

和盛着一些醃白菜的碟子，但是稀飯鍋貼都毫沒有消息，然而連勝的肚子已經餓得很難忍了。

「喂，夥計，」連勝叫道，「稀飯怎麼了？」

「唉，稀飯，」矮胖子應聲的說着，向連勝看了一眼，這一看似乎又使他感到失望，和剛才連勝進來時一樣，他就迅速的旋轉臉去，和他們鼻樑上架着眼鏡的少
年人說：

「今天有剛到的新鮮的黃花魚，樂意怎麼吃，燒吃，還是——？」

矮胖子兩眼注視着他手裏捏着的盤，抖抖的從門口的一邊進來。一縷一縷的熱氣不絕的從盤面騰上。連勝想，「這一定是給我拿來的稀飯了。」但是矮胖子走到連勝面前的時候並不停下，終於把他捏着的盤放在少年人的卓面上，於是他們舉起筷子，相互的說，「就先吃鹹羊肉罷！」

「大概鍋貼沒有現成的，現做起來還是別的快了？」連勝想，「可是稀飯難道也沒有現成的？」

連勝捏起調羹在碗子的邊上輕輕的打了兩下，叮叮

的響了，坐在酒瓶櫃下的那掌櫃說出「潑」的一聲，也就向連勝看了一眼。這一看也和矮胖子的差不多，幾乎滿眼都現出白色。

「要什麼？」矮胖子詰問連勝。

「稀飯——！」

同時那鼻樑上架着眼鏡的少年人都斜著眼珠向連勝看了一下，先後發出「嗤！」的一聲。

稀飯和鍋貼仍然毫無消息，這時連勝不再想到肚子正在餓了，只覺得遭人白眼，被人冷笑委實有點難堪，

不覺重行捏起調羹，在碟子上用力的打將起來。只打了一下，覺得調羹驟然減了重量，在那捏着的柄上再也無從用力了。

連勝察覺了調羹已經打破，不由得小小的吃了一驚，暫且不再作聲，可是就有議論他的談話從他的身旁起來——

「丘八爺真是討厭！」鼻樑上架著金絲邊眼鏡的少年說了，看了看他的同伴。

「說輕一點，」鼻樑上架著闊玳瑁邊的說，「不要

便得他聽見。」

「怕他做什麼，在這裏不比是在什麼鄉間小地方。」
「那自然，——丘八爺委實是討厭，你想想那一次在……地方的。」

「不過他們總是有，一次要死在刀鎗下面的，將軍難免陣頭亡，何況是當小卒的。」

「講到他們統率丘八爺的，倒是一樁很有意思的玩藝兒，譬如說，像這一次的口口口和口口口的，他們倆商議裁兵的辦法；解散，沒有餉可發，作工，也缺少資